

# 媽媽的著急

三軍總醫院實習醫學生 許景翔

杏林隨筆·媽媽的著急

按掉鬧鐘、踢開棉被，我特地起了一個大早來整裝。再三確認聽診器、小麻、筆記本都備妥後，我邁入窗外剛破曉的天色。禮拜一的清晨，見習的日子就這樣緊湊的開始。

初入醫院，我亦步亦趨地緊跟在主治醫生後頭，想要仔細觀察並記錄著老師的問診、用藥、和病人的互動。打開了房門之後，一股薰衣草的香氣撲鼻而來，只見一位大約三十多歲的年輕媽媽正在幫小孩擦澡。那位媽媽向主治醫師問好後便繼續細心擦拭著小孩的四肢，老師也很有耐心的等待著。大概做到一個段落後，年輕的媽媽簡單的和主治醫師說明了經過。小弟弟是一位七歲三個月大的男孩，在六個月前因為摔傷頭引發的出血造成腦壓過高而接受腦室腹腔分流術。但是術後小弟弟的狀況一直沒有改善，維持在半癱的情形。所以小弟弟這次入院主要是來再做一次評估並且考慮作高壓氧治療。

「他的狀況是不是不會好起來了？」媽媽焦急地詢問。

「您先不要著急，我們會再幫他做詳細的檢查。等結果出來再和您討論。」主治醫師回答。

通常主治醫師在查房時充滿活力，不時會和病人開開玩笑、打打氣，給病人帶來歡樂和希望，但此時他卻一臉嚴肅地向家屬說明後續安排的檢查。一旁的住院醫師學姐便悄聲對我說：「這病人的情況應該不樂觀。」果不其然，在出了病房之後，主治醫師便對我說：

「這個家很需要心理輔導以及建設，他們小孩的狀況應該預後不會太好而且進展有限。」

經過幾天的查房，媽媽的問題越來越尖銳而且難以回答。有時候，媽媽似乎是有意無意地想讓主治醫師說出某個特定答案或是某項治療可以嘗試，這讓脾氣很好的主治醫師也有點不高興。查房結束後，我再去探視這位小朋友，向媽媽作了一番自我介紹，然後詢問疾病相關的問題以及目前的狀況。

「他現在吃東西只能一小口一小口的吃布丁，有時候會劇烈的咳嗽，之前說他的昏迷指數不太好，你幫我檢查看看。」媽媽說。

小弟弟的雙頰仍是溫暖充滿生命力的膚色，但睜開的雙眼卻無神的看著前方。似乎是因為陌生人的觸碰，他的呼吸變得急促且紊亂，媽媽握住他的手後才稍微安穩。剛學會理學檢查的我，就這樣，最震憾、最有人文感悟、也最有知識驗收的第一次接觸病人，就在兒科的病房裡悄悄地發生了。

「現在昏迷指數大概是八到九分左右。媽媽你把他照顧得很好，身上都沒有壓瘡或是紅疹。」我告訴媽媽。

「唉！他的狀況一直都沒有改善，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媽媽嘆了口氣，便開始向我訴說著這段時間求醫的歷程。

當天原本全家開開心心的要出去踏青，但是媽媽忘記將門上的鑰匙拔出，小弟弟為了想幫忙拿鑰匙使用跑的上樓梯，沒想到事情就這麼發生了。小弟弟跌了四五階之後，被媽媽

連忙扶住。因為頭部沒有外傷也沒有腫起來，小弟弟也能夠流暢的對話，所以當時就沒有就醫。隨後幾天，媽媽就發現小弟弟的頭越來越腫、講話也越來越不清楚。家人覺得情況不對，急忙將小弟弟送去急診。急診發現小弟弟除了顱內壓非常的高之外，也有左側顳葉部分有一大塊出血，懷疑是動靜脈畸形所造成的出血，因此緊急安排了額顳葉減壓手術。但是術後小弟弟出現了水腦、甲狀腺功能低下等等問題，所以後來家人決定再帶小弟弟去B醫院尋求意見，但是情形仍然沒有改善。經過三個月後，電腦斷層顯示出小弟弟的右額葉、左半大腦都受到影響，因此媽媽急得去拜託C醫院小兒神經科的L醫師。經過一連串的治療之後，小弟弟症狀終於穩定下來，但是仍然是沒有意識的狀態。媽媽又聽到曾經有人經過高壓氧之後神經功能有恢復一些，便想要帶小弟弟來三總試試看……。

聽了媽媽敘述這段坎坷的求醫過程，我感到十分震撼。二十多年來，我想這是我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理解生命的無常以及脆弱，如同盜器一般，輕輕一敲便會破碎。在整個談話過程中，媽媽的神情除了一些疲憊以及無奈外，說話的語氣竟有一種寧靜、一種堅定。這份想要治癒兒子的心，在一連串驚心動魄的過程中表露無遺。

經過幾天的相處，我才知道原來小弟弟是家中的長子。家中主要是奶奶做主，而奶奶又是觀念比較傳統的人。雖然家中還有一個女

兒，但對於奶奶來說，最寶貝的長孫跌成這樣，對家族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此也把這個責任歸咎於媽媽身上。看來，現在唯一能夠做的治療便是高壓氧，但卻因為小弟弟疑似有癲癇的情形，治療的風險大大提高。爸爸和奶奶都不希望小弟弟在治療的時候出狀況而極力反對，只有媽媽想讓小弟弟接受高壓氧治療而一個人承擔著整個家族壓力。

儘管住院的天數不多，小弟弟在家人決定不做高壓氧治療後便轉到照護機構，但那時媽媽濕潤的眼眶以及無奈的神情已深深印在我腦海中。媽媽求助了三大小兒神經科醫師才好不容易保住了兒子的性命，而我想，現在對於救兒心切的她來說，能聽到有人說某項治療可行，便想要竭盡所能地去嘗試。我這時才能體會為什麼媽媽會這麼焦急地想問出治療方法。因為對於我們來說，這可能是一位病程已經過很久的病患，而且目前情況也是穩定的，所以我們慢慢查出原因並且給予治療就行；但對於媽媽來說，多一天的等待，對於他兒子的病情或是腦神經的修復機率就少一分的可能，所以她才會比較激動地詢問一些問題。

一個家庭裡有一個人住院或是在生活意義上的失能，便會有相當程度的限制了家中其他人的各種生活可能，進而導致一個家庭一定意義上的殘障。看著媽媽每天在醫院照顧，而爸爸只要有空就會來醫院，對於他們家庭的狀況，我實在沒有勇氣繼續問下去，怕真相太殘酷，也怕自己無法承受。

醫學上所謂的「預後」，指的是一位醫師透過擁有醫學上的經驗和知識，所以比其他人能夠預期病患後續的人生。身為一位醫學生，雖然在這方面的能力尚嫌不足，但是在做了各種理學、神經學檢查，研究過小弟弟的各種影像和疾病的相關資料，所得到的答案卻是殘酷的，即使自己滿腔熱忱，但卻甚麼忙也幫不上的無力感真的令人難受。我也希望以後自己能夠再面對近乎無計可施的狀況時，可以給予患者或是其家屬一個最真實的關懷及溫暖。☪

